

## 一位女科技人的經驗分享

陶寶綠(國家衛生研究院群體健康科學  
研究所 精神與成癮醫學研究組教授)

我的父母親成長於國家動盪不安的年代。父親十多歲即從軍抗日，來到台灣的第一年即生下了我，由於寶島常綠，而給我取名為寶綠。

我母親懷孕害喜的症狀非常嚴重，且症狀一直持續至生產時才消失，在當時重男輕女的觀念下，母親連續生三個女兒，仍不得不繼續懷孕，直到生了我的四弟。

由於我是大女兒，成長的過程中深深體會到父母為了維持生活及養育我們四個孩子的辛苦，因此從小就很努力唸書，加上父親很懂得誇獎與鼓勵，使得我們更加奮發向上。與我相隔十歲的四弟在一歲多，剛會走路的時候，得了小兒麻痺症，左半身無力。父母親借錢四處求醫，試了各種偏方亦不見好轉。父親向上帝禱告，如蒙醫治，立即受洗信主。上帝果然垂聽了家父的禱告，使四弟的左腿完全康復。自此以後，我們全家受洗歸主，父親亦將多年吸菸的習慣戒掉。

上帝的帶領與恩典，使我升學的路非常順利。由北投小學考上北投初中(榜首)，北一女、台大藥學系。當我台大的同學們積極準備托福考試，申請出國深造的時候，我心中完全沒有這個念頭，只想到畢業後要趕快找到一個藥師的工作，好減輕父母的負擔。奇妙的是，有一位同學拿了國防醫學院研究所的招生簡章來班上，我看了以後，知道考上後是公費，而且畢業後要服務五年，心想服務也就是工作，不妨去考考看。結果同學中只有我去報考(生物物理研究所藥理學組)，而且自此以後走上了學術研究與教學的生涯。

我的先生是我初中同校同學，當年學校的樂隊指揮，連續二年當選全校模範生，頗具自信(他的身高比我短少七公分，雖然矮了半截，結婚後他卻告訴我：沒有自卑感，只有成就感)。我們的交往是在大學畢業以後，他去當兵，我念研究所的時候。他服役期滿，決定就業後即結婚。雖然我們並沒有任何經濟基礎，但是靠神的恩典與家人的支持，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並生了一個女兒、一個兒子。由於碩士班畢業後在三軍總醫院的藥理研究室服務了5年，感覺在研究方面非常需要更進一步的學習與充電。當時國防醫學院的藥理學科新成立，由李賢鎧教授(後來擔任過國防醫學院院長、軍醫局局長)擔任科主任。幸蒙李教授的抬愛，聘請我擔任專任講師，並鼓勵我出國進修博士學位。依我當初的想法，既有一位愛我的先生，又有一對可愛的兒女，可說是非常幸福的家庭，或許出國短期進修充電一年即可。出乎意料的是，我先生竟然也鼓勵我去進修博士學位。他說：家不僅是避風港，更是充電站，但絕不能變成一個沉重的包袱。雖然他本身是學士，卻不在乎我的學位比他高，他認為夫妻相處，貴在志趣相投，互相扶持，而非在學歷、事業、收入上彼此暗中較勁。妻以夫貴雖為常態，夫以妻貴又何妨？我也認為專業領域的學位並不應該會影響夫妻在家庭中的互動或和諧相處。最大的問題是得離開才五歲的女兒與一歲十個月大的兒子。我在美國的指導教授羅浩院

士(Dr. Horace H. Loh)曾經問我為什麼不把先生、孩子帶去美國？就不會天天如此想家。通常，我們可以看到有許多男性科技人出國時，太太可以放棄工作，帶著孩子同去，一方面可以照顧先生的生活起居，使他專心進修學位，另一方面尚可讓孩子體驗外國的教育、生活，並在外語方面有更多的接觸與進步。以我而言，先生在台灣有著很好的工作，怎麼能要他放棄工作，帶著小孩在美國數年，只為了讓我安心唸完博士？我想這也是女性科技人與男性科技人無法作相同的考量之處。

回到唸博士學位的過程，我一共花了十年的工夫，三個階段才完成學位。第一階段是1981~1983年，我在UCS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完成修課及部分的研究，然後回到國內，繼續於國防醫學院從事教書與研究工作。感謝羅院士的諒解與鼓勵，在兩個孩子長得夠大，我可以放心的時候，於1989年3月我再度赴美繼續進修，終於1991年7月完成口試，取得博士學位。(註：由於羅院士由UCSF轉至U. of Minnesota擔任藥理學科主任，我最後是取得U. of M的Ph.D.)。此期間當我在國外時，家父母在台灣幫忙我照顧兩個孩子的辛苦與恩情是我永誌難忘的。

教書與研究是我的興趣，家庭是我的支柱。工作再忙碌，我一定要親自做晚餐給家人吃。雖然是簡單速成的家常菜，先生孩子們每天能有這段共餐的時間，是我最滿足的時刻與回憶。撥出時間為孩子們作晚餐看課業，他們心中的感激(正如我對我父母的感激)會激勵他們向上求好的心。如今我的兒女皆已成年，也都有著美滿的家庭、學歷或事業。雖然兒女都沒有走科技方面的路，但是只要合乎他們的興趣，又有何不可呢？

研究工作是頗具挑戰性的工作，需要專心、細心、耐心、恆心，這些都是大多數女性的特質，因此在職場上並不致遜於男性，在此希望除了自勉外，亦能與各位女性共勉。